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3)		
函號	別	10	1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
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
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人之好
尚不同
或為或不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
各有所適

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蹈義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起不足區別指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

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

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

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

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

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

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較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尊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



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
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獲為費貽不肯
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
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
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
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
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巾

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

諸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

澤而漁則政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

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
也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
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

後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 四十二
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夫今
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
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
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
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
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釐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
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
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
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
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及業同郡
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
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恐而不救
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
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

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

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

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趨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遠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與

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

華所事之後也漢有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通曰宋大夫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且以狀

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

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

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

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

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

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

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

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

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

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練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

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

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

樊封季札漢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休假與脩俱歸

道為盜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

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

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龜

行大守事

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

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龜

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

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龜曰受教三日初不

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

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龜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

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

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莖兒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

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

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

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

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主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穆赦孟明而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用之霸西戎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關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

白刃交集嘉乃擁蔽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

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疑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帶之經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

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

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日

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心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

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

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

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

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

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

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

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

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

為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

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
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瑗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
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
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
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恽傳

王恽字少林恽音純廣漢新都人也恽嘗請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恽曰我當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恽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
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恽大度亭長初到
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恽
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恽恽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
牽恽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恽所由得馬
恽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父乃曰被隨旋風
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恽自念有葬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

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
大恩又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和
都令假忱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音釐
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
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
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
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
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為汝理此冤勿
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
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
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
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

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
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
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
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
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
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
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
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
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
因食餉美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

糴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

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
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
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
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
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
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
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
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蕭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

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
守曾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授充以桐溝中因謫署
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
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
進特徵充為博士時曾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
焉充選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不借下音假借音子
夜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
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
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
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

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搗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

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窳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

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

友俱學曾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

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文說

日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

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

者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

袴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

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

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緱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

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為郡功

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

其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

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

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
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
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
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
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

帝質灌園耻交勢利為考城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

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駱驛遂不

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

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

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

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

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

再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

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

驟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

革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

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

推鹿車載妻子裙拾自資袁崧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

一解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解言變已雜矣遂誓不敢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制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

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

身斂畢便穿穿單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

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墳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

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

隱肘也隱音於斬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

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命曰

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者二千餘人

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孚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鋸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申今之鋸也張揖字詒云甫刃也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鋸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彭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

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

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

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

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忸行無義忸伏也

駭吾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

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

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

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

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

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

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

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

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鄒侯鄒今貝州縣也音式檢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柯面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少

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

說文紉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其字從甫古詩云

年見羅敷脫巾著幘頭鄭玄注儀禮云如常於竈北坐

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

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邀諸乞兒

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

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

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

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

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

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

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

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舉功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

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
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
柴聚芟茅以自環芟乾草也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
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
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
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
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

志臥疾不屆聘命河南种拂臨郡辟為功曹翊以拂名

公之子拂之子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

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

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

以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

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

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

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爰獨則助營妻

娶寡婦為爰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

起道路隔絕使驛稀
有達者翊夜行晝伏
乃到長安詔書嘉其
忠勤特拜議郎遷陳
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
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
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
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
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
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
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
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詰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大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

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

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誌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

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也易說卦曰聖人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然神經怪

東觀漢記卷一百一十二

滕王策金繩關扇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

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

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箕子之術其

禮畢至下下吳黃龍卷舒圖出水壇畔緯七經緯也候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

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大略尚書中候也鈴決之符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

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

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

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符長三寸有諸奉使行皆所以探抽冥蹟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按爾雅曰蹟其流又有風角

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口者挺專須臾孤虛之

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鄭頴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

術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

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開闢為天前

書班固曰東方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

之也曰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

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八段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

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大

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及望雲省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

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以占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3 153 33 889" data-label="Text">

命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于路請禱子曰

於鬼神且順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

于路之言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

善於著龜也

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

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

上燕齊之士莫不搃腕而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元

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

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

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

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念其姦妄不經

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子長亦云

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子子長其父太史公論

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不能無

蔽雖云大道其或同破五爻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

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教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

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道

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

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

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

也厚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
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

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雋太守
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
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
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徒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餽時湔水涌起十餘丈

元

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

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

環舍趨走日數十

劉放曰舊本有一倒字不合刑去

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悉得完免遂奔于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

時蜀武擔石折

武擔石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
之武都據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
表其墓華楊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
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筍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
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鄴丘漢改為新鄴章帝建

初四年徙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

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

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

深忿憲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

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

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罍噴埤善曰罍噴也音巽執法奏為

不敬執法紀勅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鞞鞞在馬胸音亂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

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督不復言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

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

子威餘我大豆亨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飯亨作羹

反乎覆

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

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堰水也

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

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

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

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

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
尼丘山中

下四方
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歛

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
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

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

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

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

郡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
部每部督郵吏一人

明主當自北出到三十

里亭兩可致也是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以禮之禮記曰
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
蘇州西南

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詠視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

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

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

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

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

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

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

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彙倫使收案其

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

罰遂成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其業也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皆歲善士

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

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

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稍遷荆州刺史雅性明遠能決

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符駕幸魯陽

有詔勅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議

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

刺史盡如此者朕不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

憂天下常以勵羣臣

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

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劉放曰案文勢不當用

字避作化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

後人誤也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中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歟土塗泥而英

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

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

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合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

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

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

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

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

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相魯按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

為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遷守鉅鹿政合時雍

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

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

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宜當拔擢使

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

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

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若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

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

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渤海郭鳳亦

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

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

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

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
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縣西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字廢友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
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哺或作
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
人之風揚塵轉削若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
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
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
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關此
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山有所容因名焉少
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
常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
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
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
哺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
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跪足是以不
得速跪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

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并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黃鸞參益州之分野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
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
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焉
曹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
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三年喪畢或
去或留也 曹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
時為前將軍見前
也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
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李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
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
下旱縣界特兩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
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
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
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
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
與吏爭度津吏槪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
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
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

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幸淫人富謂之殃

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

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

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

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

務也禮緯合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極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隱於壺

保乾圖漢合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

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

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脩志銳意

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

李昂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鄧人也篤

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

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

李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山人也善京氏易也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

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

將以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

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

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

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

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頡自有傳

楊倫見儒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

盧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

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

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

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

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

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

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

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

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齋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

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

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及其

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乖之

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

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

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望

猶掘也至乃謂諫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

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

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

雖濟萬代不足

以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

乎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方集列傳第七十二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草懷太子賢註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
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
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
孫程揚兵殿省也揚舉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
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
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
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呼音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
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
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賣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價買者言貴買私約亦復驚錢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
遷縣相時繪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
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

謂臣曰縉有惡侯以予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翰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敵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廡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敵敵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還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

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蕭承書曰穆子字危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

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

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陽南武陽開陽陽

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

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

一時平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

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
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素
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
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樂許四皓何
故揚文藻見環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
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
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床第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
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維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忍反弟子程高尋求

頂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

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

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

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

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廢理至

微廢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

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
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
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
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
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
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臆音孚遊學徐土

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

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

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

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元以

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疔俱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

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
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
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三匹以繩繫犬頸使走
馬牽犬馬極難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
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
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
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

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
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作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十濡布拭身體令周匝使視諸脈
盡出五色佳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
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
中作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
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佳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盡
出置置高二三尺滿百灌佳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
浴出著粉汗慘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
鬚眉墮落佳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療也佳便飲藥令
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
以膏傳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者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游蠶甚酸詩義疏曰
蠶澹水上浮萍麓大者謂之蠶小者謂之萍季春始生
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蘇
也蠶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佳言立吐一蛇乃懸

於車而候佳時佳小兒戲於門中途見自相謂曰客車

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

男在右刻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懸

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佳曰

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

佳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佳言府吏倪尋

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佳曰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佳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

與藥明日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佳以為盛怒則差乃多
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
令人追殺佳不及因躡患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佳求療佳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

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
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
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
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手
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
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
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
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
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
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

血多故後見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
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
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
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蹙不能
行佗切脉便使解衣點背數
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
割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
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
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
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
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
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
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
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
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
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怒而與之乃故
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
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
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搖則穀氣得鈞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
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

鸕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

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

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

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

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

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

人者佗授以漆葉青蘘散佗別傳曰青蘘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之生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他他以為佳語
何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
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
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
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
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
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
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
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於女北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
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
頸鵠息鵠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鵠毛萇注曰鵠雉
也山海經曰女兒之山多白鵠郭璞曰似雉長

毛走且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

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

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

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解胡麻及
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姪桃花日能

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

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

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

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

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
朴子曰道士趙炳

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
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
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
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

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

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

樹樹即生萑
易曰枯楊生萑王弼注云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

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

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

姓米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

梧支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

據此也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

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炳故

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

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

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
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
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
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不舉說文曰兩人對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
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
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
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
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

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
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
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
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旣
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
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
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
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
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白鬼及驅使社公或在
宅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

南歲歲常有鬼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合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効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而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劉邠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今曹州縣旬旬音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見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
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
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
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
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道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
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

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水經

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

金狄童不可致因留霸城南近五百歲矣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顧

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

並猶且也音蒲朗反

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

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
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

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
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
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
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
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
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
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大湖神元放於下坐應曰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

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
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
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
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
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
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
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
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鱸酒脯也操懷

不喜

喜音許
吏反

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

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

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

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

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
穎川郤儉能辟穀餽伏苓甘

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
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景雲貴數倍議郎安平李章

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
來衆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
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
術至寺人陵峻往從問受奄醫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心聲乃至
於是也

計子勳傳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

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

案宓當
作密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

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
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翹聖
卿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育意亦
與鬼物交通編姓也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俗通曰壽
大夫於姚吳能劾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鬼
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
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
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
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
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

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

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

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
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
言問其所行溫言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
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壘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麝腰帶割玉刀時海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域兒生勞苦出脚欲其食少而
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
有藥奮尾鼓鯁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
食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義故相舉其大

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
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人鳥舉山服水銀百餘
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者
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
不以姓名語人聞曾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
見授并告節度二百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
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
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百
胎息者能不以鼻日嘘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翁如在胎之中嗽音明

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
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
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
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
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遇
訛實乖玄奧

賈曰幽

其類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下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

潁陽謂巢許也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

孤竹謂夷齊也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

求志謂長

沮築溺全道若薛方說對玉井也

或靜已以鎮其躁

謂逢萌之類也

或去危以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

一

圖其安類也或類俗以動其槩謂中徒狹鬼或疵物

以激其清梁鴻嚴然觀其甘心賦故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

就藪澤處間曠此江海之士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

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云性分所至而已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蹈海之節千乘

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

隱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能改其志孔子

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淨

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

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楊雄曰鴻飛冥冥弋

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楊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作

冥冥壽天雖有弋人向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

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語曰越王夫人去箕側

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旌帛蒲車之所徵責

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責

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

國東帛戈戈蒲車以蒲裏輪取其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

肯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

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

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

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轍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即禽

即就也曰勿日即鹿無患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

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

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

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註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武王亦即紂於

牧野而大城於郊鄩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西有郊鄩

彼二王者

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也將用之辭而去

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僅尚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因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當是逢非逢也家貧

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

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

莽不可諫而喜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及光

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四十一
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
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
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
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
○劉劭曰案謂之論曰避世
都不是當作爲之語
猶東王君公
秘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
用乃自升與官婢通免歸許
僧牛口無

二傳也

周黨傳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
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
續漢志鄉佐後讀春秋聞復
讐之義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
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諧之也便輟講
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闕日旣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
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旣悟而去自此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四十一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黿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待見也。劉邠曰：註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黿池著書
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
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
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
論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
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
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
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
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

皇南謔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寢今為三公寧非差否子道曰位
已鼎足不寢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
言不寢是非寢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
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嫌少可更足光曰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買菜乎求益也

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桐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
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
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
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
食及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音王
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井丹傳

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

前書莽改元五為脩遠少昊金

天氏之號次黃帝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

失亡也

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也

斥遠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褻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
集兮東南心惓恒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註惓恒
下不定也惓音丁劣反降
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說就舉枉兮措直威先佞兮嗟嗟與音延說言
建急之貌固靡勲
兮獨建真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勲於獨立所以
適吳者真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
兮卽浮舍其車而
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
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
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
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
芳香兮日臭茂盛也
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
結
懷恨也口囂囂兮余訕嗟惟惟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
禮記曰惟惟恐
究窮也
也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
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予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
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
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
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
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
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
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
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
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縣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
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大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
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上

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齊

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即畢之父也嘗以

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

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

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合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

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

瞬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稭康

臨川顧曰景而強其也論者以事跡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之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

從事致調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稭康高士傳曰刺史

執贄栗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

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音餘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半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
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

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

卿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

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

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

養人施於為政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

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

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
 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傳曰蕭史秦
 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公
 皇聲鳳來止其室為作鳳臺夫婦止其止一日皆隨鳳
 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帥數行火火一日散上紫
 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殆與天通七月
 七日迎汝以赤龍至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
 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
 馬瑤隱於沂山以免且為事且兔網也毛詩序曰兔且
 則莫不好德賢人象
 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
 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意驢鳴意音虛
 記反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
 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
 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玉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

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蕭雍熙相也齊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

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
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
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大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
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大與蔡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勿諸

德之不建人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之無爰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可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于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于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未嘗入城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
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荊州太守龐
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
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曰都立神祠於山刻石鹿夾神道口俗

因謂之鹿門廟
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

全事遠塵在達遠

初夫身居世中宜三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女傳第七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
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迹為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附家傳嫔
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

妹女李姬

者不必專任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贖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昇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

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言行不忘亡安不忘

危易繫辭吾焉敢忘乎永豈已見前傳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父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一

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曹輩見也

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

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

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音渠勿反

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遜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沂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

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

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

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

眉散賊經詩里菟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比近也永平落藩也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

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孟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干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疾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只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見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謦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

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妄聞謙讓

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

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

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

而言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

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

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惺弘闡也而以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

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

知言不足采以示蠲蠶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

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

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

左傳曰宋伯姬卒傳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

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

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

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

子穀處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敬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人庶幾所

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

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

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

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

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

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於地卑之也紡磚其

於地卑之也紡磚其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於地卑之也紡磚其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

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

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

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相之維鋗三者蓋

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

莫名不自名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

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事不辭劇易所作必

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

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是

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

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

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責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

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

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後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 夫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
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
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
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
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
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
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
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
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
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

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
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
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
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
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
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
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
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

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
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
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
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
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
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
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

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
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
定貌也窈窕作態窈窕妖冶
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
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
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
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
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音言和順從也

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

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田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

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

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

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

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

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大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

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

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

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

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

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

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

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

謙則德之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

亦毛詩射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音

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
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
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
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
撰考儀曰水名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况拾遺求
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
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
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
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
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
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
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
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
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
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
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

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妻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妻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

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妻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

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仄見項原列女傳

也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

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

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

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

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

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

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

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

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

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玆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

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龐涓母

涓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子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五

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
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
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
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曰嫠縣
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

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
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
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
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
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
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
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軛長六尺鄭衆曰謂轅端壓牛
者領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古
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

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盛道妻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

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
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
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
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
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
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
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
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

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

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

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
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
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
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便驛坐者滿堂
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

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
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
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
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
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

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

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

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穿拒穿音直庚反馬邊懸男

頭焉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爲爛腐所累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

言不敢語失意機微問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叅

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

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

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
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自得自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
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
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
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
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歎歎行路亦嗚
咽去去割情戀迢征日退遇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匈臆爲誰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

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
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唵糜肝肺登
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
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
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春東
顧兮但悲歎真當寢兮不能安真音飢當食兮不能
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
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迤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漢塞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
言堯離兮狀窈停堯離句奴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
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
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
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
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唱兮涕
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
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檠檠頓復起
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
一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東夷傳第七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
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經曰
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
邪二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大黑色
壽不死並
在東方也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東夷傳第七十三

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吹夷自夷赤夷玄夷風夷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十二年

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

陽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啓之子也槃于游田十旬

不反不恤人事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

其樂舞

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人舞桀為

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

寇

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

年武乙衰敝東夷凌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武乙帝庚丁之

子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

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

尚書武王崩三

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

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

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

不詳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舍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闢之乃

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也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

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行仁義陸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

辛於周繆王得赤驥盜驪驂騮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

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

無權不忍關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

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

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船一

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關為楚所敗北走此山龜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

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南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

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

至齊桓脩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

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

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

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浪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反故燕齊亡

在者王之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

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

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

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

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

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

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劭曰使驛不絕按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

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故

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
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
尼學官名於鄭子既而告人曰吾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
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歲地也初北夷索離國

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隻身隻音人王還欲殺

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

至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蘭蘭解也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

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

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

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

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山名馬赤玉貂狍狍似豹無前足音奴

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

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大畜名

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

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

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

牛以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

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
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旣殺復尸
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
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
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
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
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
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
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

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
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
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
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
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
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
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
臭穢不潔作厠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脩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

部桂婁部

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

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

沛者古鄒大加

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

主簿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

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

浪玄菟

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喜暮

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

前書音義龍星左角

日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

以十月

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禘神亦以十月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

皆著憤如冠憤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
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
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
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

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
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

之小水貊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

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

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

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

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

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

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

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

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

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

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

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

師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迎光等
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
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
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
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陰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
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
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
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

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
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
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
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
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
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
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
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
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

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

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

東西夾夾音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

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使持矛步戰

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

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

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

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

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

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

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以相

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

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

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

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

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

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并闕之

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頊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歲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
歲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

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

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人為其家
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

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邊豆

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

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

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滅君南閭等畔右渠率

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

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部番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

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歲貊悉屬樂

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

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

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

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

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

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

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

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錦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

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北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

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也謂以髮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墮呼爲徒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

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

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

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

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

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

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柢次

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織

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歲倭馬韓並

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

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弁辰與辰韓雜居

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狀美髮衣

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

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

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

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提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提

音是光武封蘇馬提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

謁靈帝末韓歲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

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草

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

朝鮮使驛劉鄒曰使驛按當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

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樂

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

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

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鵠鵠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

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

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

丹朱粉身說文曰粉塵也音滿類及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

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邊豆

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

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

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

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

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

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

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

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

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
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
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
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
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
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
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分為二
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
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

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時至會稽市會

稽東台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
不可往來沈氏臨海水上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云郡

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
魚肉有大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
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戟關摩癩青
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耳罍以盛之歷月
餘日乃啖食之
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
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
回顧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
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

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亦徒有以爲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
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
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

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

澆薄其本化以眇眇偏謂遠也或從或謂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終

